李文俊：承認我會是一個優秀譯者就行了

◆李文俊 網上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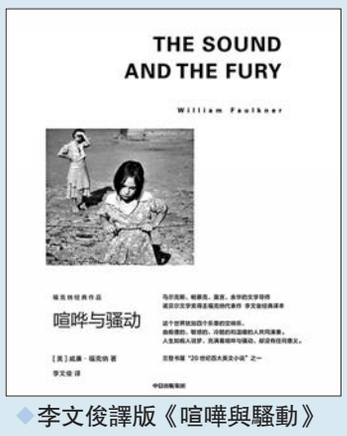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著名翻譯家李文俊於2023年1月27日凌晨3時30分在睡夢中安詳離世，享年93歲。

李文俊以福克納譯者的身份廣為人知，他翻譯的福克納作品《喧嘩與騷動》、《押沙龍，押沙龍！》、《我彌留之際》、《去吧，摩西》、《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大森林》等都廣受讀者歡迎。他還翻譯過愛麗絲•門羅的《逃離》、塞林格的《九故事》、麥卡勒斯的《傷心咖啡館之歌》、簡•奧斯汀的《愛瑪》等，並著有《縱浪大化集》、《有人喊encore，我便心滿意足》等書。

李文俊喜歡新的寫法，這大概也是他喜歡福克納的原因。他認為如果文學的寫法沒有變化，思想藝術便不會進步；翻譯亦是如此，要應時而變。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學趣味，語言和翻譯方法總會改變。

◆文：草草 綜合中新社報道

《變形記 城堡》，卡夫卡著，李文俊、 米尚志譯



◆李文俊譯版《喧嘩與騷動》

◆李文俊譯版《押沙龍，押沙龍！》

李文俊出生於1930年，廣東中山人，195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他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1994年獲中美文學交流獎，曾任《世界文學》主編、中國譯協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對外文化交流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 改革開放以後，李文俊率先將《變形記》翻譯進國內，成為西方現代文學大規模翻譯的標誌性事件，影響了一代中國作家，莫言、余華等都曾談及他的譯作所帶來的衝擊。

晚年時，李文俊翻譯了一些輕鬆的兒童文學，到八十幾歲之後身體不濟而停筆。他深居簡出，不問世事，對成就十分謙遜，「我的作品遲早要淘汰的，年輕人可以踏過我們腳印繼續往前走」。

在2021年的一次採訪中，李文俊曾分享過自己翻譯生活的點滴。

「沒有一種翻譯能夠永存」

作為福克納的權威譯者之一，李文俊談起福克納，如同說起老朋友。「福克納已經翻譯得差不多了，他也不是每本都好，不大喜歡的我就不翻。福克納講的都是舊的事情，但他是站在批判過去（的角度），批判農奴、黑奴的社會，他作品裏面對優秀的黑人都非常熱愛，他自己家裏的老傭人當媽媽一樣養着。 」他回憶道，「《喧嘩與騷動》是上班那時候翻譯的，都是回家以後、周末的時候翻譯，上班的時候做《世界文學》編輯，後來做主編了，更不能做壞榜樣。好在我們不是每天去，我每天去半天，下午就回來了，因為很多稿子能在家看，一直有這樣的傳統。」

李文俊說，譯福克納，有時實在「傷腦筋」，「他的句子很長，曾經覺得很難，後來知道他的路子，稍微能夠理解，多花點時間，改改，達到比較符合原文的程度。最難的是《押沙龍，押沙龍！》，心臟病都犯了，也不能怪他，我自己心臟有毛病。」

從首次被譯介到現在，福克納已是廣受承認的偉大作家，不少作品都有推出新的中譯本，問李文俊是否有關注其他譯本，他灑脫地說：「哦，有人一定比我翻得好，希望他成功了。我是無所謂，誰能超過我，我求之不得，歡迎。 」

「沒有一個人能說我的翻譯永遠能夠存在，大多數人還是會喜歡新出版的。」他接着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青年人的趣味，新的文學的感覺，這是一定的。其實總是貼不近的，兩種語言、兩個時代、兩種環境，能夠盡量讓讀者了解當時的外國人是怎麼生活，有什麼想法，能夠感覺出同情或者憎恨，跟着走，那也不錯了。魯迅翻譯的《死魂靈》，郭沫若翻譯的《浮士德》，都給取代了，使用語言、翻譯的方法，總要改變。」

譯作等身 卻自稱「小人物」

卡夫卡的《變形記》最早也是由李文俊譯介，成為文學界的標誌性大事。「《世界文學》復刊第一期發表的《變形記》，我眼光比較厲害吧。那篇偏向於頹廢，但後來大家看法改變了。我在中國第一個介紹的，因為從英文材料裏看到了，外國人非常重視，我就從英文本翻譯過來，我太太（編者註：張佩芬，德語翻譯家）從德文給我校訂了，沒什麼大改。1979年發表的，作家們看了以後，都很受啟發。1982年我們發了《百年孤獨》，年底馬爾克斯就得諾貝爾獎了。很多都是我們先發表，後來再得到世界承認。 」

眼光獨到、譯作頗豐，說起自己一生的翻譯工作，李文俊謙遜平和：「談不上滿意，和原作一比，沒什麼光彩的。」

他說自己不喜出風頭，也從來沒想過是不是成名，「安安定定，生活得下去，有點稿費就行。」大家把翻譯家稱為「盜火者」，以感念他們在那個年代引進外國著作的貢獻。李文俊卻寧願把自己稱作「小人物」，「『盜火者』，我對自己不會估計這麼高，不可能有那麼大影響。中國的改變要靠有哲學思想和政治理念的人來做，文學不是走在前面，是走在後面的，不可能寫一個東西引導社會，如果有人能做到，一定也有道理，我做不到，沒有這樣的野心。」他說，「大家承認我曾經是一個優秀的譯者就行了，以後總會有超過我的。那無所謂，本來就是小人物。」

懷念楊苡：眞誠拜訪那些人，重溫那些事

書評

文：韓浩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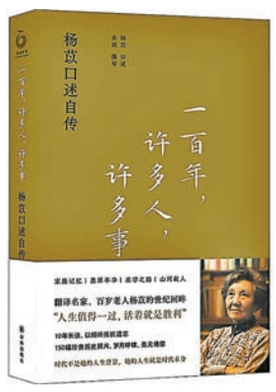
楊苡先生2023年1月27日仙逝，由她口述、南京大學文學院余斌教授撰寫的《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成為她百年人生的最後一部著作。這段時間，她的人與她的書都備受關注，追讀她的新書，成為對她的一種懷念方式，閱讀本書，會逐漸忘卻時間與周邊環境，擁有了聆聽她說話的專注與樂趣。

楊苡先生一直活躍於文化圈以及媒體界，這不僅因為她是《呼嘯山莊》的譯者，還因為她晚年頗為願意寫作、發表以及與人交談。另外，她的百歲高齡，也寄託了人們對她這一代翻譯家的美好祝願，覺得她在世，就是過去一個文學時代的象徵，她走了，追求「信達雅」的翻譯時期便留下一個輝煌的背影。人們願意拜訪、閱讀、談論楊苡先生，也是感念翻譯家通過努力勞動把世界經典文學更廣泛地帶進了中國。

《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出版得很及時，帶有「搶救性出版」的意圖。余斌教授與楊苡先生有過十年長談，中間也因故停了一段時間，但最終還是完成了這本書的撰寫與出版。這本書未必盡然完整呈現楊苡先生一生故事與感受，但閱讀時仍不時會感嘆：記憶太清晰了，語言太清爽了，情感太真實、豐沛了。因而，閱讀這本書是要放慢節奏的。楊苡先生的口述，營造了一種很強的在場感與現場感，她帶讀者真誠地去拜訪了那些人，重溫了那些事。

楊苡先生出生於一個大家族，她在耄耋之年以一個孩子的眼光，重新回憶起她的親人們，她的親生母親、被她稱呼為「娘」的楊家大房、她的父親楊毓章、她的哥哥楊憲益、她的姐姐「大公主」……眾多兄弟姐妹、遠近門親戚，編織成一隻複雜細密的人情關係網，被這層網所遮住的「大宅門往事」中，被楊苡童年時用好奇的眼光記錄着、打量着、評價着，作為後來成長為思想獨立的新女性，楊苡先生並沒有被深井一樣的「大宅門」所困住，在《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這本著作裏，她的口述用情至深，但又冷靜如旁觀者，真誠與客觀，成為本書著述的一大特色。

楊憲益是「《紅樓夢》英譯本作者」，他被楊苡視為一生的偶像，在楊苡的口述中，哥哥是家族中的「長孫」，是離開了傭人衣服都不會穿的「紈褲子弟」，也是走在街上看到心儀的物品不需開口說話立刻有人上前替埋單的「公子哥兒」……1934年進入牛津墨頓學院，從根本上改變了楊憲益，從古希臘羅馬文學到中世紀法國文學再到英國文學，西方思潮與文學之液，以及一位英籍妻子戴乃迭，讓楊憲益成為最早擁有「世界公民」意識的一批現代中國人之一，他的出生成長與所學所思，帶來的雙重衝擊都是巨大的，而他把這種旁人可能難以承受之重的衝擊，轉變成了翻譯的力量……通過楊苡在《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中的口述，讀者可以補到楊憲益青年之前的成長課，並能夠由衷地體會到他後來蛻變時所附加產生的價值衝擊。



《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
作者：楊苡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每個大家族都有一個瘋掉的女性，在《簡•愛》中她是「閣樓裏的瘋女人」伯莎•梅森，而在楊苡的記憶中，她是「大公主」，作為楊家大小姐，她的任性、孤僻與瘋狂，與封建社會中因壓抑而作出極端言行的女性如出一轍，她最後流落街頭，死於絕症……這樣疼痛的故事，楊苡在講述的時候哀而不傷，大家族即是小社會，楊苡一生自視平凡，從不覺得自己有了不起的地方，可能便在於她從小就意識到了某種渺小與無助，發覺到了在一個不公的家庭環境下，個體命運從一出生便被確定，很多時候只能隨波逐流。

楊苡先生在西南聯大的經歷，以及與巴金等文化名人的交往，這些年流傳頗廣，已經膾炙人口。她對大家族人物與生活的回憶，因而更具珍稀性。整理、撰寫者余斌教授在後記中曾表示這一過程所存在的難度，但體現到全書中，幾乎看不到加工的痕跡，余斌作為具體工作的記錄者與執行者，以令人讚嘆的專業精神，把自己藏在了幕後，只剩下楊苡一個人投入地敘說着。

在敘說中，《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這本書裏的楊苡，就像池塘裏的一朵蓮花，她的身旁，有輝煌的朝日與晚霞，有清新的露珠與正午的灼熱，也有深夜的清冷和孤獨，但誰也無法影響一朵蓮花的搖曳生姿，擁有漂亮的一生。楊苡這一生的珍貴，不僅在於她的翻譯貢獻，也在於她豁達的人生態度，她的純真可穿透時光，在未來通過她的作品，繼續感染着一批批讀者。

書介

100支酒與我和他和你

作者：方啓聰、靈思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在酒的世界，凡事都有可能，喜出望外的驚喜經常發生；酒，總給人帶來歡愉和慰藉。本書記載了兩位「品味潮人」與酒相遇、相知和相伴的100個故事，既有回憶到訪世界各地釀酒廠的經歷，與酒界人士交往的種種；也有分享品酒嘗菜的體驗，並從中反思自我。讀者跟着本書作者為美酒行腳天下，除可窺見每一支酒背後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也必定感受到他們對生活品質的追求，以及對在香港推動健康品酒文化的付出和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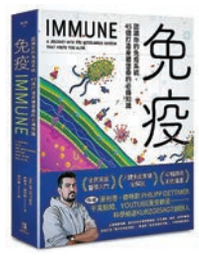
悲情城市經典劇照書(33周年珍藏版)

作者：年代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新經典文化

在《悲情城市》重新修復上演的2023年，新經典推出收錄超過200張劇照工作照的攝影書，邀請金獎美術設計師黃子欽以紙上策展的方式，呈現電影之外的更多故事，讓全球閱讀者能收藏這部經典電影。劇照書有精彩畫面之外，更收錄了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當年觀看《悲情城市》後感動不已所寫的推薦專文。本書特別選用進口紙張、大開本（21×27.5cm）全彩印刷呈現，首度曝光超過200張劇照與工作照，首刷更限量加送 陳世川操刀的八開(26.5x37.82cm)海報，影迷們萬勿錯過。

免疫

作者：菲利普・德特默
出版：鷹出版



免疫系統的複雜度僅次於人類的大腦，它是地球上生物最古老、也最關鍵的其中一面。沒有它，你會在幾天內死去。在《免疫》中，菲利普•德特默——YouTube 上最受歡迎科學頻道背後的首腦，帶領着讀者踏上了穿越人體堡壘和其防禦系統的旅程。一場規模驚人的戰鬥在身體內持續進行着，充滿了入侵、戰略、失敗和高尚自我犧牲的故事。事實上，在你閱讀本文時，免疫系統可能已經辨識出並消滅了開始在你體內生長的癌細胞。本書共45個章節，每一章篇幅不長，各自鑽研免疫系統的其中一個元素，包括抗體和發炎等防禦機制，以及像是細菌、病毒感染、過敏和癌症等威脅。德特默揭示了為什麼提升免疫系統實際上是無稽之談、寄生蟲如何避開防禦系統潛入身體、病毒是如何運作的，以及當你割傷自己時，傷口中發生了哪些事情。透過引人入勝的彩圖說明和身臨其境的描述，《免疫》將最複雜、相互關聯和令人困惑的一門學科——免疫學——變成一場扣人心弦的冒險。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w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讀《華夏飲食文明對外傳播》

就「飲食文化」在絲綢之路對外傳播的研究方面，較少得到學者的關注。但隨着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絲路文化中外交流又成為學界顯學，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關注。筆者推薦杜莉等著《絲路上的華夏飲食文明對外傳播》（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本書對中華飲食文明的對外傳播，進行了深入而全面的梳理研究。最大的學術價值，就是將古代華夏飲食文明，與三條絲路作經緯傳播的歷史，依據中國歷史編年方式，劃分為先秦至漢魏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等四大歷史時期。作者們分別講述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和南方絲綢之路等，三條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動脈，通過古絲路從側面展現華夏飲食文明的歷史成就和世界飲食文明的變遷歷程。

各章節的作者，都努力採用大量的出土文物資料、古今中外歷史文獻資料、歷史研究著作或通過實地考察的一手材料等等，為讀者們努力地還原了，華夏先民是如何通過三條古老絲綢之路，將華夏飲食文明對海外傳播的歷史由來。通過這些實實在在的歷史著作，可作為今人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大背景下的參照。美食文化的傳播與推廣，是國與國文化交流中，最具親和力、最為和平的文化傳播推廣方式，擁有極強的感染力，直通人心，造福人類。

◆文：仲安